

鄉外所聞

阮玲玉服毒自戕

阮玲玉，中山縣人，生於滬，其鄉藉不甚明瞭，一說云中山象閣鄉人，現年廿六歲，幼年喪父，隨母在上海居住，八歲入崇德女校肄業，十六歲時，便與張達民相戀，十七歲投身影界，演「掛名的夫妻」一片，旋進大中華百合公司，隸百合組，演有劫後桃花、九龍杯、珍珠冠三片，迨羅明佑組織聯華公司，玉便改隸聯華，其時年已廿一歲，民十九年事也，入聯華後共演片十七部，第一次主演故都春夢，得到成功不少，繼主演野草閒花，而名遂著，復演戀愛與義務，桃花泣血記，一剪梅，續故都春夢，惟自演三個摩登女性，及城市之夜，歸來，小玩意，再會罷上海，等片之後，遂發覺玉對表演悲劇，最爲適合，以後所給予主演的「人生」「香雪海」「神女」等片，都是悲劇，最近演新女性一片，更爲一般人所讚美，復演國風一片，乃新近完成，查新女性一片，彼有服毒自殺的一回事，不圖竟真的演起自殺的戲來，玉開場則演掛名夫妻，將收則演新女性，是亦一預兆也，玉自民廿二年四月間，與張達民離婚後，轉嫁唐季珊，唐亦中山縣人，現年四十七歲，近以被前夫張達民控告侵佔及與季唐珊妨害家庭罪，致受激刺過甚，自尋短見，玉，素富熱情，自與張達民

世離，與唐季珊正式同居後，對張仍未盡棄舊情，且有買怕之意，仍每月致津貼大洋壹百元於張，共達二年，計大洋二張千四百元，最近審知玉深懼訟事，在電影界之地位，又不宜再提過去各事爲盛名之累，乃以控告方式爲要挾，向玉需索萬元，居間人往返商酌，玉已允付給四千元，張不允，又增至六千元，張不允，玉以張迫人過甚，乃憤然曰，張欺人太甚，予今生雖不願與彼對簿公庭，死後必化爲厲鬼而索其命，玉萌短見之動機，由此而起，七日晚上，玉赴黎氏偉晚餐之約，與各女友格外表示親暱，席散，玉已出了大門，又復回進入，和一班女友接吻，大家以爲玉如是高興，也許是有些醉意，豈知竟是玉的一種永訣表示，玉去後，至深夜十二時半，始返到寓所，返家之後，還對女傭說，晚飯未曾食飽，着往弄點心，是調傭婦離開，免得其寫信及行事，玉連寫書二道，書寫就之後，旋進宵食，其時已八日晨三時，宵食後，即服安眠藥片，盡其三瓶，然後上床而睡，并推醒唐詢問是否真愛佢，唐覺玉有異狀，嚴詰其故，察知玉服毒，急送往日本福民醫院救治，但該院夜間無醫生留院，乃又送往周醫生家，延陳達民張繼堯醫生醫治。玉因受毒過深，須灌輸養氣，上午十一時，遂又送入中西療養院，玉已入昏迷狀態，唐及玉之小女小玉大呼之，均不應，親友等多往視之，延至下午六時卅八分鐘氣絕，玉殞香消，得年二十六歲，遺資約三萬餘金，

玉棄世，唐遂將玉遺骸移往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其時唐季珊痛哭不舍，而張達民也跑往萬國殯儀館對玉遺骸，痛哭不舍，玉遺容似微微含泪，究不知是恨是愛，九十兩日，往萬國殯儀館瞻觀遺容者，至朝至暮，摩肩接踵，途爲之塞，大約多係趁高興，想看看情景，玉遺體十日已由樓上移至樓下，大廳西，兩傍陳列花圈，室之左角，俱有水菓，窗門

前，二白衣孩子化金銀紙錢，是日來觀者衆，殯儀館以人多擠擁沒有法子，祇得將鐵門關起，但是從門外徘徊依然不少傷心人，及後萬國殯儀爲維持秩序及利便前往瞻仰者起見，特用巡捕守門，來者挨次排隊而進，進門後，則有瞻仰唐夫人阮玲玉之指導牌，來者均左進右出，當玉氣絕後，戈登路捕房得報，飭派華副探長朱夢威等，前往調查一過，將玉之屍身由萬國殯儀館昇送斐倫路驗屍所，即報呈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十時許，由檢察委派宋根山檢察官，偕魏張二法醫書記官王祖翼蒞所驗明屍體，首據西副頭等稟明經過，又據唐季珊投稱年四十一歲，廣東中山縣人，業茶商，死者係我女人，曾正式結婚，近因張達民控我夫婦通姦侵占等等，此實冤枉，致彼受此不名譽之事，怨忿自盡，昨晨余歸家發覺，已無法挽救云云，又據阮何氏投稱年五十歲，死者係我女兒，當被自盡時，我睡於樓上，故事前并不知情，現其屍由其夫唐季珊收殮等語，宋檢官得供，遂諭驗得死者阮玲玉，女性，委係生前服安眠藥片，毒發身死，屍交其夫唐季珊具結領回棺殮，驗畢，因事延阻，於十一日始大殮，十一日晨七時起，公開瞻視，是日往瞻遺容者，更爲擠擁，捕房爲維持交通秩序起見，於膠州路上派有騎巡多名照料，并駛出紅色警車二輛，黑色警車一輛鎮壓，午後招待各界弔唁，來者紛集，尤以影界中人爲多，三時許，開始靈前追悼式，首由聯華全體魚貫而入，陳燕燕黎莉莉居首，繼爲唐氏家屬及來賓，旋報告，首由聯華廠長黎民偉報告，玉死與藝界之損失，繼由孫瑜報告，玉之生平及其大畧，畢，由聯華總理羅明佑致詞，復由來賓演說，最後由其夫唐季珊答詞，并闢謠言，云人說伊等之結合，爲追求奢侈生活之無稽，因玉遺資，祇三萬餘金，非富有云，來賓行禮畢，即舉行大殮，阮母何氏及唐季珊小玉等均痛哭，棺木採用萬國殯

儀館特備之銀灰色銅棺，價值洋一千七百五十兩，為聞任人瞻視，計九十兩日，往瞻觀者，已達七萬人，是日則十萬以上，十四日下午一時出殯，是日上午十時發靈，正午十二時執紼者在萬國殯儀館前列隊，十二時半昇靈輓登車，下午一時出發，二時半到達聯義山莊，三時舉行墳前最後告別式，四時半舉行葬禮，聯華影片公司同人，為表示向努力藝術之藝人作最大之敬意起見，由黎文偉陸涵章孫瑜蔡楚生費穆馬徐維邦吳永嗣楊小仲譚友六金燄張翼鄭君里等十二人共同昇輓下靈車，并由靈車昇輓入墓地，墓地在聯義山莊之北部，以水坭為壙，穴深二尺許，覆以石板，以水坭封固，葬事乃畢，約計是日出殯，王生前之親屬知交及電影界同人等多往執紼，人數約二千餘，所經沿途，無不入山人海，萬人空巷，四方來觀者，不下卅萬人，途中由公共租界及閘北警務當局負責維持秩序，所經各路，臨時斷絕交通，禁止車輛來往，出殯時，注重肅穆莊嚴，一切力從單簡，最前由租界警察及機車馬隊開路引導，次為上海孤兒院樂隊，再次係聯華公司各廠同人，再次則為靈像及玉遺像，其後即為靈柩車，餘如送殯汽車魚貫尾隨，至觀者之衆，為上海從來所未有云，

張織雲女士之言曰，余於阮女士之死，亦深致惋惜，以藝術界又弱一人才，外間或認阮女士為余之情敵，此實錯誤，以余之心坎中確無此印像也，余於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評，乃為中國婦女缺乏真實學問，至為悲痛，大概婦女因缺乏真實學問之故，意志比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時，易為錯覺支配，至於唐季珊之為人，在與余未發生意見前，頗能相愛，但愛情未能專一，此為一般男子之通病云云，